

那时

那人

那些事儿

——西南大学漫话30则

主编◎邓 力 副主编◎凤富



四川大学出版社

西南大学档案馆 组稿

那时

那人
那些事儿

——西南大学漫话96则

主编◎邓力 副主编◎凤富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洁如
责任校对:李思莹
封面设计:曹 娟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时 那人 那些事儿:西南大学漫话 96 则 / 邓力主编.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614-5731-3

I. ①那… II. ①邓… III. ①西南大学—校史—通俗读物 IV. ①G649.287.1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7865 号

书名 那时 那人 那些事儿
Nashi Naren Naxieshier
——西南大学漫话 96 则

主 编	邓 力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5731-3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8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 <http://www.scup.cn>

那时 那人 那些事儿……





写在前面

清朝末年，重庆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学校——川东师范学堂，在今天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一带建立。川东师范学堂，为西南大学办学起始点，距今已逾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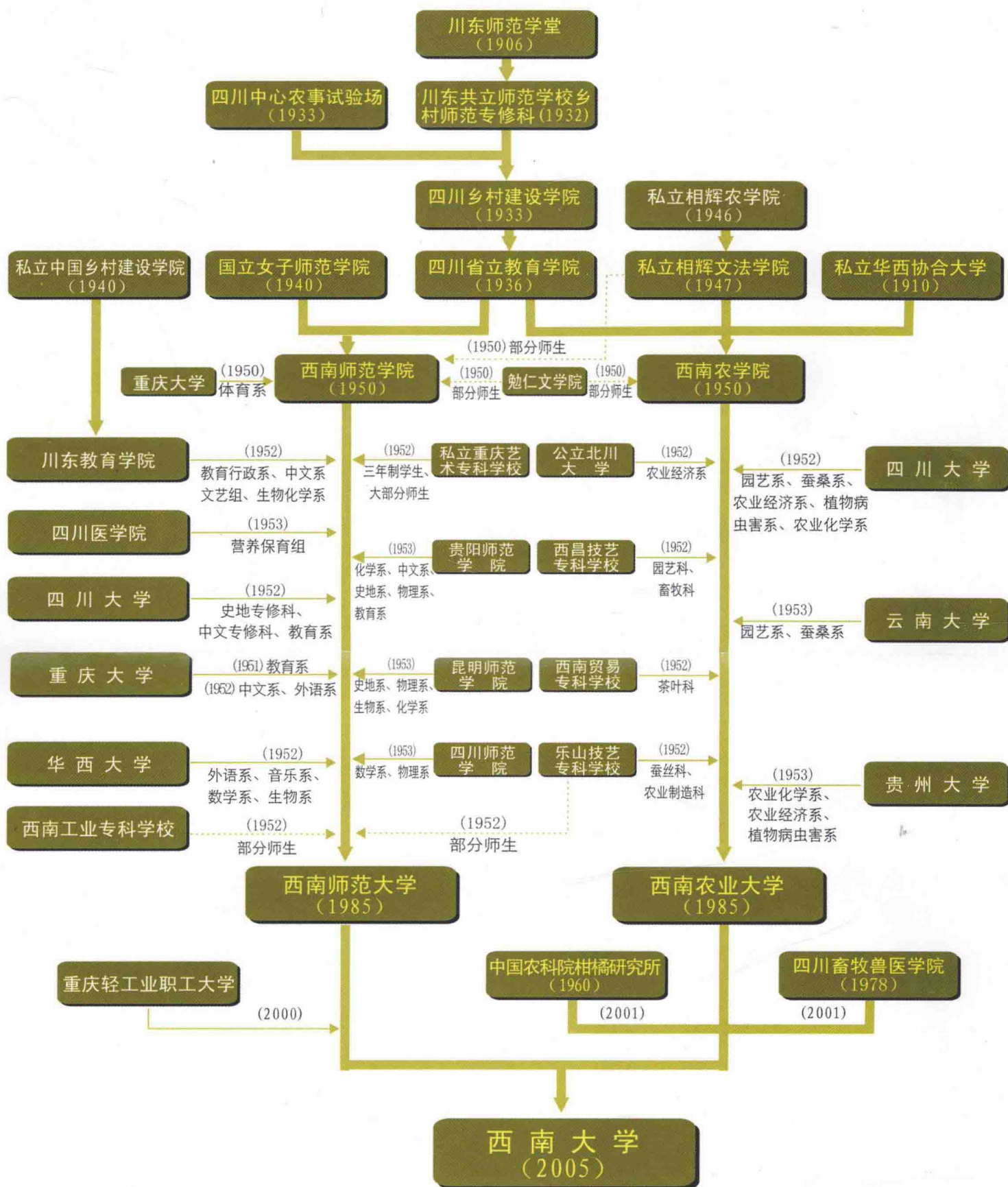
百年的学校，恰如苍藤古树，经常性地梳理，才能四季常青，根深叶茂。梳理学校的发展脉络有各种方式，以文字来梳理的有校史，有《那时 那人 那些事儿——西南大学漫话 96 则》这类校史的补充性读物。

《校史》正襟危坐在庄重与严谨的蒲团上讲述，她是学校不可或缺的信史；《那时 那人 那些事儿——西南大学漫话 96 则》属于落月闲潭边随手翻翻的读物，是校史的一种丰富或补充。

《那时 那人 那些事儿——西南大学漫话 96 则》试图将校史读物中那些要么语焉不详，要么一句带过，要么压根儿没留痕迹的过往重新提起。它采取漫话的言说方式，以可读性为艺术追求，努力将学校历史上那些应该被记住的人和事变成可被复述的内容。同时，《那时 那人 那些事儿——西南大学漫话 96 则》又是校

史内容的一种细节丰富。它将校史读物中那些语焉不详或一句带过的人和事，作为努力叨唠的内容。这些事本是人们应知欲知但又未知或知之甚少的，它发生于过去，属于旧闻，有的已被记忆的米筛筛得斑驳陆离，或被简洁得干瘪枯涩。《那时 那人 那些事儿——西南大学漫话 96 则》旧闻新说，试图还原它们那立体、鲜活的本真，成为西大人共同的集体记忆。正是基于此目的，编写者们从大量史料中，从老人们的记忆里，从各类文献的字里行间，爬梳整理出近百则，分别归纳在“学人漫话”、“校园漫步”、“校史漫忆”之中，希望这些文字，有助于师生，尤其是年轻人更多地了解学校薪火传承的历史传统、精神追求和文化底蕴，从另一角度去见证我们这所大学名重西南的发展逻辑。

《那时 那人 那些事儿——西南大学漫话 96 则》中的人和事，或庄重，或诙谐，或宏大，或细微，是曾经的真实。它同西南大学档案馆已经推出的《历史的切片——西南大学老照片系列》《西南大学记忆》《西南大学部分老建筑及景观图谱》《我许丹青——西南大学部分书画名家图话》等出版物一样，属于一种历史回望。我们希望这种历史的回望有助于汲取沾溉当今的养分，为了向前走——朝着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综合大学的目标的步伐，迈得更加坚实。



西南大学历史沿革图

学人漫话

“光炯楼”前说光炯	(3)
让国际土壤学界倾听中国的声音	(5)
华罗庚诗赠侯光炯	(9)
侯光炯还“债”	(11)
“苏秦背剑”	(15)
富有的穷教授	(16)
侯光炯二三事	(19)
“吴宓路”上说吴宓	(22)
课堂上的吴宓	(24)
生活中的吴宓	(27)
“文革”中的吴宓	(31)
博学的吴宓	(35)
劳君展夫妇向毛泽东赠物	(38)
张宗麟带领学生参加生产劳动	(40)
谢循初四次辞职	(42)
叶雨苍向学生宣传进步思想	(44)
白秀眉讲授观星位定时刻	(46)
听胡小石先生讲课	(48)

高亨先生的“三书”生活·····	(51)
令厅长敬佩的留学回国人员·····	(54)
管相桓和袁隆平·····	(56)
李源澄创办灵崖书院·····	(58)
杜钢百：同等学力考大学·····	(60)
杜钢百的博与专·····	(61)
邓子琴灶口偷光·····	(63)
中国的“蚕魂”蒋同庆·····	(64)
施白南解剖“鱼王”·····	(66)
孙培良：未曾上过大学的大学教授·····	(69)
张敷荣的“三求”标准·····	(71)
“留法数学四老”中的段调元、郭坚白·····	(74)
孙海波“哭”回一车书·····	(77)
方敬的幽默：“接吻”如何本土化？·····	(79)
感谢县委送“光明”·····	(80)
李孝传从台湾地区回祖国大陆·····	(81)
刘兆吉创建美育心理学·····	(84)
李正清请毛泽东题词·····	(88)
苏葆楨何以爱画葡萄·····	(92)
段虚谷的家园情怀·····	(95)
爱马成癖李际科·····	(97)
刘一层与《七·七的号角》·····	(100)
徐无闻为“鼠年”纪念章题字·····	(102)
陈晓曦绘制毛泽东巨幅画像·····	(104)
傅丽坤一曲“珊瑚”红九州·····	(106)

校园漫步

一号门前的毛泽东塑像·····	(111)
马鞍溪：潺潺涓涓过校园·····	(114)

百年老屋——石房子·····	(117)
有个花园叫“共青团”·····	(120)
“地主庄园”的由来·····	(123)
东南西北说“四庄”·····	(125)
下合作村小院旧事·····	(127)
蜀园的由来·····	(129)
金驴溪边的洗衣声·····	(131)
女师院旁边的“南京食堂”·····	(133)
办在忠县的“西南师范学院”·····	(135)
西大附近的“雅舍”·····	(138)
坚贞不屈的黎洁霜烈士·····	(141)
沉浮的“冰块”刘石人·····	(143)
西南农学院 1953 届出了两位院士·····	(147)
袁隆平的三个“差一点”·····	(149)
吴明珠的誓言·····	(153)
从川教院附小走出去的丁肇中·····	(155)
张德辉、肖成智智救珍贵字画·····	(158)
启功先生为西南师范大学题诗·····	(161)
我为水稻打扇子·····	(164)
自己动手，从“头”开始·····	(167)
活跃在校园里的京剧爱好者·····	(169)
诗坛“第三代人”称谓的由来·····	(171)
“熊猫馆”外学外语·····	(175)
“两个荷兰从”及其他·····	(177)
汉斯买鸡·····	(179)
山中豹子闯校园·····	(181)
居然有“狸”的故事·····	(183)

校史漫忆

朱德来到春天的校园·····	(187)
周恩来悄悄到校园·····	(190)
胡耀邦西农问蚕桑·····	(193)
郭沫若为《桃园》题诗·····	(196)
张宗麟来乡建院·····	(199)
高显鉴创办《现代读物》·····	(201)
孙泱与舞剧《蝶恋花》·····	(203)
从南泥湾走来李世俊·····	(207)
名师荟萃川教院·····	(210)
人才济济女师院·····	(212)
校史中的两位部聘教授·····	(215)
川教院前身——四川乡村建设学院的由来·····	(217)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变迁·····	(220)
川教院协助中央大学西迁·····	(222)
川教院遭日机轰炸·····	(224)
川教院学生斗奸商·····	(227)
川教院“改大”夭折记·····	(229)
女师院抗议美军暴行·····	(232)
女师院派人赴台湾推行国语·····	(235)
育才院的天马剧社·····	(237)
西师：迁来北碚办大学·····	(239)
西农：天生桥边建家园·····	(242)
抵制拆散西南农学院·····	(245)
这里曾叫“重工大”·····	(247)
后 记·····	(249)
西南大学历史沿革图·····	(251)

学人漫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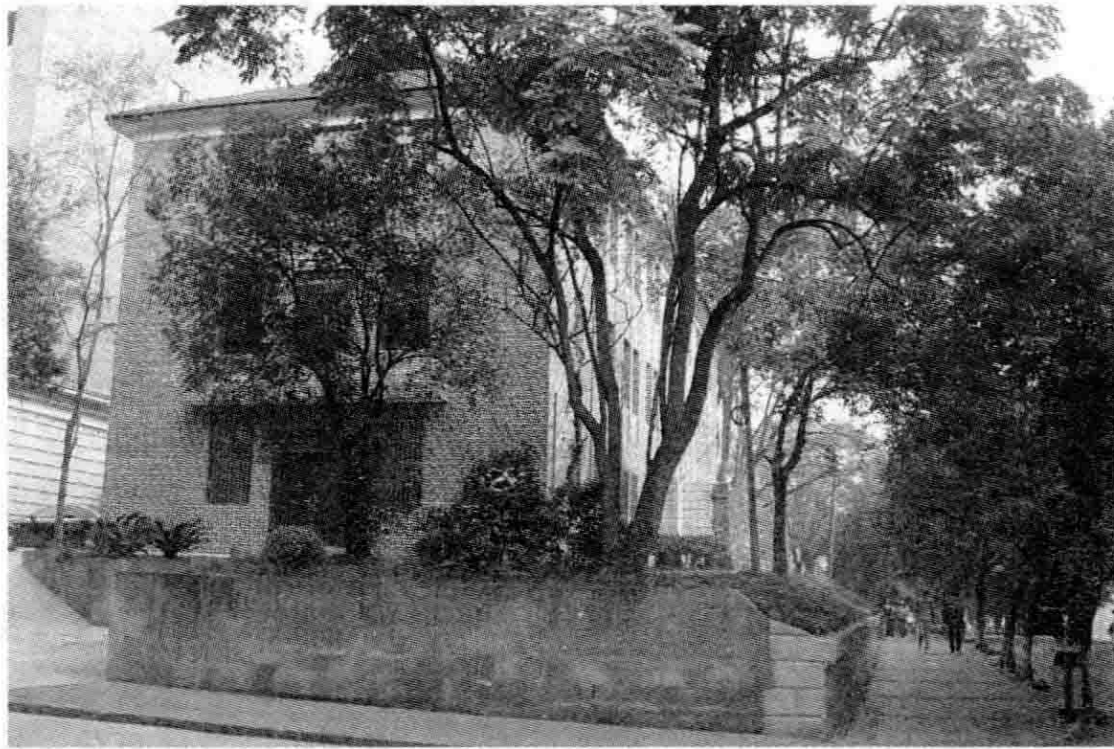


“光炯楼”前说光炯

光炯楼，一个阳光般明亮的称谓，一幢以我国土壤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的侯光炯教授名字命名的小楼。

光炯楼体积不大，小三层，底层仅有一半，另一半是岩石。每天熙来攘往的人们从它旁边经过，称它是学校不可多得的老楼。如果老楼专指建筑物历史的长短，那么光炯楼未必名实相符。

光炯楼始建于1958年，时为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专用楼。



光炯楼

1956年，中国科学院特别授权侯光炯院士（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由他负责主持成立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中科院为此拨付建楼专款。小楼1957年底设计，次年3月筑基，7月竣工，用时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体现的是那个年代的跃进速度，却定然谈不上历史悠久，因为距今50多年的历史无论如何算不上“悠久”。然而，光炯楼又的确很“老”。它不仅是校园中仅有的几幢老建筑之一，而且它还见证了侯光炯等老一辈科学家如何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壤科学体系，它因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和人文情怀而显得古朴、厚重和苍老。

当年中科院专门为侯老修建了这幢土壤研究室专用楼，但他却不愿被这小天小地的研究室所束缚。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走出小楼，将农村的广阔天地作为自己的实验室，常年在农村蹲点，尤其是在长宁，一蹲就是17个年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光炯楼最初叫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1985年改名为土壤肥力与免耕研究室。2007年，为纪念侯光炯在土壤学方面的卓越贡献和弘扬他“实践创新、造福民生，精心教书、诚心育人，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学校将土壤肥力与免耕研究室命名为光炯楼。

光炯楼中珍藏着数百幅与侯光炯院士有关的照片。这些照片，大多拍于陇亩田间。比如，90岁那年，侯老还在学生的搀扶下，在泥泞的乡间艰难跋涉，很多人看了都为之肃然动容。即便是回到休息的地方（很难把它界定为“家”）所拍摄的闲暇照片，也难与工作分开，如为人们所熟知的《洗脚》：脱去泥浆紧裹的雨靴的侯老，在木桶中洗脚的那一会儿工夫，也忘不了拿起放大镜，仔细观察刚从地里拔回来的嫩绿的秧苗……

光炯楼中还珍藏着数百件与侯老相关的实物，它们都是需要人们去细心解读的全息密码。藤椅、书桌，雨靴、草帽，钢笔、镜盒，信函、日记，书法、漫画，论文、专著……林林总总，这些被高度人格化了的物件，总是在不经意间将一个可亲、可敬、

可爱的师者形象立体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要认识侯光炯，就要走出光炯楼，要去侯老生活和工作过的大天大地中。当人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乡间阡陌，才能真正认识侯老人之为人的高尚节操、优良品性与科学精神，才能在一切实有关侯老的长短短短的话题中寻找方向性的结果。

光炯楼，一幢值得仰望的小楼。如今，由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题写的“侯光炯纪念馆”几个墨色大字将她的历史过往和当代价值在这里作了最好的逗留。侯老的事迹，正成为西南大学不可或缺的有关大学精神的不老传说。

（邓 力）

让国际土壤学界倾听中国的声音

1935年，不管是对于中国土壤学界还是侯光炯本人，都是一个有分量的年头。

这一年，中国土壤学界第一次参加国际土壤学大会，第一次让国际土壤学界倾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而侯光炯本人也成为国际土壤学界崭露头角的新星。正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现代土壤科学，以那次大会为起点，开始在国际土壤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国际土壤学会成立于1924年，在前两次大会上都没有农耕文明最为悠久的国度——中国的身影。当时的中国，土壤科学研究刚刚起步，如此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中国只能寂静无声。1934年，中国政府决定应邀参加次年在英国牛津举办的第三届国际土壤学大会，由中央地质所土壤研究室副主任侯光炯，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张乃凤，中山大学农学院土壤调查所的邓植仪和中国留学生夏之华、廖鸿英组成中国代表团赴会。国际土壤学界终于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侯光炯决定将在我国和整个东方国家粮食生产中都占有举足